



中国大政治家全传

左宗棠全传

主编

刘华明

郑长兴

印刷工业出版社

中国大政治家全传

左宗棠全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大政治家全传/刘华明主编. —北京：
印刷工业出版社, 2000.9

ISBN 7-80000-356-6

I . 中… II . 刘… III . 传记 - 名人 - 历史
IV . G624.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3754 号

中国大政治家全传

主 编: 刘华明

责任编辑: 浩 伟

出版发行: 印刷工业出版社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金华彩印厂

开本: 850×1194 1/32

版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张: 348

印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8000 千字

印数: 3000 册

书号: ISBN 7-80000-356-6

定价: 2580.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读书梧塘	(1)
第二章	神交古人	(7)
第三章	世事悠悠	(12)
第四章	心忧天下	(19)
第五章	痛苦经历	(24)
第六章	参与湘幕	(29)
第七章	重大外事	(40)
第八章	樊燮事件	(45)
第九章	我忧何诉	(51)
第十章	经武之道	(57)
第十一章	才高八斗	(63)
第十二章	同心若金	(70)
第十三章	励精图治	(76)
第十四章	大臣谋国	(84)
第十五章	往事重寻	(92)
第十六章	怀才不遇	(100)
第十七章	万里行程	(105)
第十八章	中原角逐	(112)

第十九章	欲靖西陲	(123)
第二十章	魂梦作恶	(129)
第廿一章	剿抚兼施	(137)
第廿二章	独一承担	(142)
第廿三章	兴办实业	(152)
第廿四章	发展农业	(159)
第廿五章	治理黄河	(165)
第廿六章	出关大略	(171)
第廿七章	海防之争	(175)
第廿八章	出师塞外	(187)
第廿九章	天罗地网	(199)
第三十章	决以死战	(223)
第卅一章	为国驱驰	(232)
第卅二章	帕首靴刀	(238)
第卅三章	大将筹边	(247)
第卅四章	优礼有加	(254)
第卅五章	陞辞山都	(267)
第卅六章	两江总督	(278)
第卅七章	千里杀敌	(290)
第卅八章	奉诏赴京	(299)
第卅九章	规复基隆	(308)
第四十章	拔剑砍地	(314)
第四十一章	巨星陨落	(322)

第一章 读书悟塘

19世纪初叶，在湖南省湘阴县东乡，有一座村落名叫左家塅。因为村里聚居的人家大多姓左。这个村子和中国其它许多地方一样，外表上看去似乎很安静、满足，实际上多数人过着贫困的生活，潜伏着一触即发的危机。

嘉庆十七年（1812年）十月初六日晚上，这里有一户姓左的9口之家，一家人正兴奋又焦急地等待着家中第十个生命的降临。在那间宽敞的堂屋内，围坐在昏暗的油灯旁的是将诞生婴儿的祖父母、父亲和三个姐姐、两个哥哥。母亲余夫人不安地躺在隔壁卧室内，她今年已38岁，她所期待的将是她的最后一个孩子。祖父名人锦，字斐中，又号松野，是一位老秀才（国子监生），以前授徒为生，现在已年近八旬，只在家看看孙子。父亲名观澜，字晏臣，又号春航，也是秀才（县学禀生），因为家贫，祖先传下数十亩薄田，不足以供养9口之家，他终年在外开馆授徒。塾师的收入微薄，平时仅能维持温饱，遇到荒年，粮食就买不起了，余夫人只得用糠屑作饼给家人充饥。虽然是一户读书人家，过的却是最底层的生活。时间已不早，产房里还没有动静，于是各自安息。余夫人也困倦入睡。天将微明时，她恍恍惚惚，做了一个稀奇的梦，从梦中惊醒，一个男生成了。全家欢天喜地，父亲和祖父商量后，给取名叫“宗棠”，字“季高”，因为在兄弟辈中是老三，也是最后一个孩子的意思。

宗棠生下后，父亲还得外出授徒，就由母亲和祖父母照管。3岁时，祖母去世了。从4岁开始，随祖父松野公读书识字。家中有

两间屋子，屋前有几株高高的梧桐树，还有一口池塘，取名为“梧塘书屋”。祖父就在这里教孙儿们读书。左宗棠很喜爱读书，也欢喜“梧塘书屋”。夏天来临的时候，梧桐树上长满了八角形的叶子，浓荫覆地，宗棠在屋内咿咿呀呀地念书，聆听屋前树上无休止的吱吱的蝉鸣声。散了学，他就和哥哥们拿着竹杆打树上的蝉儿。他还爱蹲在池塘边看鱼群在塘内游来游去。阳光和白云倒映在塘水上，引起了他的许多幻想。到了秋天，梧桐叶上结满了桐子，秋风过处，桐叶纷纷飘落，他就从桐叶上收取那些桐子。屋后有一座小山，山上长满了灌木和野花，他常爬上山去玩。松野公发现这个小孙子特别颖悟。有一次，他带着宗棠上山，采了一大把毛栗子。松野公叫宗棠带回家，分赠给兄姊。宗棠将栗子均分成五份，送给三位姐姐和两位哥哥，却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份。松野公非常欢喜，夸赞说：“这个孩子从小就知道公平地分东西，又不自私，知道谦让，左家的门庭将来一定会靠他发扬光大的。”

左宗棠只随祖父读了一年书。次年，父亲带他到长沙。再一年，祖父去世了。祖父母都活到80岁，在当时算是高寿了。

宗棠6岁开始读《论语》和《孟子》。他接受能力很强，每天早早就背诵完功课，于是蹦蹦跳跳地到各处玩耍，有时还遭到哥哥们的身旁，听听父亲讲课。因为是父亲宠爱的幼子，哥哥和同学们都让他几分。春航公也不大管他。他在书馆里愈加得意洋洋，有一个和他同岁的同学，叫左世望（字叔豫），是长沙人，和他就大不一样了。世望字写得不好，春航公督责他很严，他整天伏案写字，目不旁视，战战兢兢，眼里还含着泪水。宗棠在一旁看着，很同情他。对他勤学苦练，也很佩服。世望后来文章写得很好，但是考试不得意，只作了一名训导小官，几十年后宗棠和他仍互通音信。

有一次，春航公教两个哥哥读一篇文章，其中有一句是：“昔之勇士亡于二桃，今之廉士生于二李。”春航公问他们：“二桃的典故

出自什么地方？”哥哥们还没来得及回答，宗棠就在旁应声说：“古诗《梁父吟》有这一句：‘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春航公很惊异，因为一般五六岁的小孩是回答不出这样的问题。原来二位哥哥在平日朗读诗文时，宗棠在一旁听着，就记住了。春航公看出这个儿子颖悟过人。母亲余夫人也发觉这个小儿子与众不同，她曾和家人说：“将来老三有封侯的希望。”对一个乡下孩子，母亲居然会想到将来他封侯，恐怕是过奢的希望了。40余年后，二哥宗植写了一首诗怀念远地的宗棠，诗中有一句是：“燕领封侯望予季。”自注：是母亲的语意。又隔了十余年，是60余年后了，这一预言果然实现，可惜祖父母、父母和哥哥、姐姐都没有能等到这一天。

宗棠在19岁前，一直和哥哥跟随父亲读书。春航公对两个哥哥督责很严，他们读书都很勤奋，尤其是二哥宗植学习优异，12岁就中了秀才。隔了3年，大哥宗械也考中秀才。宗棠9岁开始学作制艺（八股文），也读些历史书。他很仰慕古代那些有成就、有节气的人物。他从小就自高自大，喜欢开玩笑、说大话，自认为天下事没有什么不可以办到的。十四五岁时，他作文熟练了，自以为八股文写得很好。他的笔下快捷，每当完成一篇文章，就自己夸耀一番，还拿给同学看。同学们看到他的稚态，也不和他争论，只是微笑不语。他后来回忆起这段生活，觉得很可笑，但也很有趣。

那时正值封建王朝末世，民生凋弊，社会动荡不安。各地常有会党闹事、农民起义等，此起彼伏，流言纷起。当他10岁时，长沙城中忽然传来一片离奇古怪的谣言，说是有一群纸人作怪，夜里乘人睡熟，将他们的辫发剪掉。湖南市井中喜欢传听谣言，有些传谣者还说得有声有色。据说纸人剪辫的谣言是从浙江传来的。满人入关后，强迫汉族男子剪去四周头发，留下当中一绺辫子。那时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说，是民族间一种压迫歧视的手段。当时汉人曾为此反抗，作出牺牲。可是经过一二百年，留辫的习俗

养成了，一旦失去辫子倒会惶惶然，见不得人，怕人当作怪物、异类。纸人剪辫的谣言其实带有反清的鼓动性，可能是各地会党制造出来的。宗棠对这些谣言很怀疑。他半夜睡醒来，就摸摸脑袋，发现头发并未被剪去，知道不过是骗人的谣言，于是又安然入梦。早上来到街上，看到一群群家鸡在各处乱窜。原来有谣言说：“家鸡已变邪怪，长了四个翅膀，五个爪子，咬人即死。”大家相诫不要接近它。鸡群于是一时猖獗起来。闹了将近一个月，谣言才渐渐平息。处于内地的古老封闭的长沙城，在社会大潮流的冲击下，也逐渐不安宁起来，这也是世局将大乱的前兆。

宗棠 11 岁时，族人议定要将左氏宗祠迁回湘阴原籍。买了一些木料，堆积在祠院中。祠院是宗棠日常游嬉的地方。他常到木堆中玩耍，爬上爬下。那天看到一棵大木，中间有一大孔。他对着这个黑黝黝的孔窥视了很久。那天晚上作了一个梦，梦中他探身到孔内，前进了几步，忽然别有天地，是一处有山有水、林木茂密、风景清幽的地方。他沿着山坡石级而上，一路松竹交映，石径荦确。登到山顶，有一座古寺。他走进寺内，见是吕祖修炼之处。香炉内燃烧了半炬香。他取下香，然后循旧径下去，走到半路上惊醒了。这个奇梦他一直记着。40 余年后他在杭州；一次游天竺、灵隐，恍惚是当日梦中所见。

他在 12 岁时，开始留意书法。最早接触到的一本字帖，是宗植从劳崇光（字辛楷，后来作过两广和云贵总督）处借来的北海《法华寺碑》。宗棠已懂些书法，爱玩不置。对同时先辈钱南园（讳沣）的书法也很佩服。许多年后，他回忆当时看南园先生的字是“皆平原（颜真卿）遗法”，画的马则“风鬃雾鬣，筋骨显露，笔力仿佛古篆，不敢逼视”。后来他自己的书法也很有名，在行隶之间，自成一体，偶尔作篆书，也有独到之处。

虽然家境寒素，他那一段少年时期的读书生活是很愉快的。

但是不久家中发生了一连串不幸的事件。自祖父母相继去世后，道光三年(1823年)大哥宗械也因病去世，只活了25岁。大哥的死，对父母是重大的打击。春航公从此对宗植和他的管教就不那么严峻了。余夫人多年来一直过着清苦的生活，养育了6个孩子，茹辛含苦，吃过糖，嚼过米汁，身体本来孱弱，宗械的死，使她伤心万分，不久就恹恹成病。医生诊看后，说身子太虚，要用上好人参滋补。家中哪里有钱买参，春航公各处借贷，好不容易买了不到一两的参，但是于事无补，余夫人终于在道光七年(1827年)十月去世了。

春航公为筹办余夫人的殡葬费和生前的医药费，欠了几百两银子的债。靠他那坐馆的微薄收入，如何还得起？每到年关逼近，更是窘迫万分，于是只好将家中什物拿去典当，宗棠为此也常常上当铺。长沙当铺的柜台是有名的高，宗棠年少身矮，在柜台前要伸着头、踮着脚才能和柜台里面的掌柜、伙计打个照面，他家里又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掌柜很瞧不起这个穷少年，没有少给他白眼。

春航公辛苦了一生，还欠了一身债。他经受不了接连丧子、丧妻的痛苦，道光十年，即余夫人逝世后2年多，也在长沙病逝。他和余夫人都只活了53岁。景乔兄弟将父母合葬在长沙城北史家坡，这时姐姐们都已出嫁，一个美满的10口之家，就只剩下兄弟二人，还有一位寡嫂，领养了一个孤侄。嫂了的生活最困难，兄弟一商量，就将祖遗的48石谷田全部送给嫂嫂。宗植、宗棠兄弟二人从此相依为命。他们不仅无田无产，而且还继承了一笔债，这笔债直到几年以后才还清。

兄弟二人感情极好，但性格却不相同。宗植文字优长，处世谨慎小心；宗棠则才华横溢，性格豪迈，对一切事都有自己的看法。因为生活所迫，宗植常年寄食在外，谋一个小差使糊口。他到过邵阳、新化、武昌、北京等地。宗棠年纪还小，先在长沙城南书院内学

习，领取些膏火费（助学金）维持生活。以后也到各地授徒。兄弟二人年终回家相聚，互相看看一年来的诗文著作，谈谈古今大事和学术问题，非常愉快。两人的见解不同，又常常争论不已。宗棠虽然比哥哥小9岁，但争论起来毫不相让。嫂嫂于是为他们调停，给每人温一蛊酒，二人喝罢酒，又心平气和了。壮年以后宗棠外出，宗植在家乡，许多年不见面。宗棠常常回忆起少年时这些趣事。

第二章 神交古人

春航公去世前为左宗棠订了一门亲事，对方是湘潭周家。道光十二年（1832年）左宗植和左宗棠一同参加乡试，试后尚未发榜，宗植就带着弟弟来到湘潭，为他完婚。周家是有钱人家，宗棠是穷书生，他就招赘在周家。周夫人名治端，字筠心，和宗棠同年生。自古称“女子无才便是德”，一般家庭都不给女儿受教育，但治端夫人读了很多书，又会作文写诗。原来她家学渊源，父亲衡在先生已去世。母亲王太夫人自幼能诗，婚后和衡在先生夫唱妇随。她的居室取名为“慈云阁”，后来她的诗汇集成册，名为《慈云阁诗抄》。周夫人有一个妹妹，名治蘩，字茹馨，也会作诗。姊妹二人自幼都由王太夫人教读。周夫人不仅能诗，而且性情贤淑，婚后伉俪情深。左宗棠因为贫穷，招赘岳家，在当时，对一个男子来说是件羞耻的事，因为表明他还不能自立，养不活妻子。在宗棠是无可奈何的事，而治端和王太夫人丝毫不轻视他。

婚后不久，乡试发榜，宗棠中了举人。这又是一件大喜事。举人地位比秀才高了不少，在地方上就有点名气了。而且还可希望中进士。这年冬天，宗棠进京会试，那时结婚刚几个月。周夫人一面积极为他治行装，鼓励他上京，盼望高中，一方面也难舍难分。不想宗棠离家不久，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谣言，说他半路上得了病，而且病得很重。这话原瞒着周夫人，不知怎么偏偏又给她听到了一些。她一着急，倒真的得了病了。中医说是肝气上犯。后来宗棠回家，虽然名落孙山，身体倒是好好的。然而周夫人肝气的毛病一直没有好。她本来体质不强，以后健康状况就更差了。

尽管周家不嫌弃这位穷女婿，可是长期依靠岳家，白吃白住，总不是件体面的事。何况左宗棠又是刚直高傲的人。隔了一年，他就向周家租了几间房子，在周家桂在堂西院，总算是独立门户了。他的联襟张声玠（玉夫）和茹馨夫人也租住周家西院，两家只隔一个院子。张声玠也是举人，考进士未中，和宗棠一般潦倒。他们二人为衣食所迫，终年谋食在外，到年底才回家度岁。那时他们就互相办点酒菜，在一起喝酒谈心。将一年来所作的诗文拿出来，互相评论，谈谈时事，发发牢骚，还说说笑话，每次都尽欢而散。这一段生活过得还很愉快。虽然穷愁潦倒，也算是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吧！

左宗棠本来对八股文没有兴趣，两次会试未中，就更讲求实用的学问。道光十六年（1836年）他住在周家西楼，专心研究地另。他计划根据古今书籍和手中有的几种地图，画出一幅全国地图，再画出分省、分府图，加以详细说明。另外又从今上溯到古，画出明、元、宋朝直至古代的地图。每次画好一张草图，就交给周夫人描绘，周夫人总是不厌其烦地协助他，经过年余，图画成了。后来宗棠在陶家教课时，看到新资料，又作了补充修改，可惜这些地图没有流传下来。

宗棠在书房内读书写字，周夫人点一炉香，煮一壶茶，在一旁正襟危坐，拿一册史书默读。宗棠经常和她讨论历史，遇到有些不清楚的地方，需要查书时，周夫人就随手从书架上检出第几函第几卷。十之八九，要找的答案就在那里。

在这几年间，宗棠曾三次去北京参加会试。当时交通不方便，去一次来往得好几个月。道光十七年（1837年）他去醴陵渌江书院任山长，3年后又到安化陶家任教，时间就更长，前后约9年。他和周夫人相聚时间不多，只在岁暮回家。平日作客孤单，十分思念家人。周夫人也同样想念宗棠。她特地送一个枕头给他，亲手

绣一副“渔村夕照图”在枕套上面：一叶轻舟，系在绿杨树下，远出笼翠，碧水含烟。还绣上她写的一首诗：

小网轻舠系绿烟，潇湘暮景个中传；
君如乡梦依稀候，应喜家山在眼前。

左宗棠常年作客他乡，每当孤枕寒衾、难眠之际，乡愁缭绕，枕在夫人亲绣的图画上，默念起这首美丽多情的诗，自然心中宽慰许多。周夫人独居在周氏西楼，也真是“西楼望月几回圆”了。

左宗棠在 25 岁时，一贫如洗，会试又连连失利，但他仍满怀壮志，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书房内：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这首对联道出了他自幼就爱国家、爱人民，并愿为之奋斗终身的心愿。这也正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可贵的信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首对联当时就流传很广，后来的革命家也常引用“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话。两年后贺熙龄寄赠他的诗：“六朝花月毫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与这首对联的意思如出一辙。宗棠自己也很欣赏这副对联。30 年后他已作了大官，又重写这副联语，交给儿子挂家中书室内。他还说：“三十年前我写下这副对联勉励自己，至今还常想起。虽然现在成就不大，德薄能鲜。过去所说，不免有些夸张，自己也感觉惭愧。但是我想，年轻人应该有高大的志趣，这是没有错的。”

道光二十年（1840 年）他 29 岁，已有了 4 个女儿，但为了生活，仍然终年奔波在外。那年开始到安化小淹陶家坐馆。生日前夕，

他写了“二十九岁自题小像”8首诗，其中第一和第六首云：

犹作儿童句读师，生平至此乍堪思。学习为利何所有？壮不如人他可知。蚕已过眠应作茧，鵠虽绕树未依枝。回头廿九年间事，零落而今又一时。”

九年寄眷住湘潭，虎下栖迟贅客惭。娇女七龄初学字，稚桑千本乍堪蚕。不嫌薄笨妻能逸，随分齑盐婢尚谙。赌史敲诗多乐事，昭山何日共茅庵？

和他同辈的人，有的考中进士、点了翰林，飞黄腾达。他三试不第，仍是一个乡村教师，穷愁潦倒。贅居在岳家，确是令人羞惭的。但他想起远在湘潭的贤惠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还是感到生活的幸福，他在诗末自注云：“素爱昭山烟月之胜，拟买十笏地，它日挈孥老焉。”这个微小的志愿后来也没有办到。

周夫人读了他的诗后，写了一首诗和他：

清时贤俊无遗逸，此日溪山好退藏；
树艺养蚕皆远略，从来王道重农桑。

她见他牢骚太多，安慰他暂时退藏。农桑之事自有乐趣，也是远略，人才总会有出头之日的。

周夫人不仅会作抒情小诗，也熟读历史，还写了几十篇咏史诗，评论古代人物，从秦始皇直到明代的张居正。她遗留下来的诗有130多首，收在诗集《饰性斋遗稿》内。可是她体弱多病，婚后一年生了长女孝瑜（字慎娟），感到十分劳累。她结婚时带来了一个陪嫁侍女，姓张，因家中贫困，自幼就典卖给周家，一直陪伴着周夫人。周夫人仁慈宽厚，从不以婢仆待她，二人感情如同姊妹。周夫

人第二年又生了次女孝琪(字静斋)。孝琪患了小儿麻痹症。周夫人以为自己不宜再多生孩子了,就劝宗棠收下这位侍女为妾。周夫人的母亲王太夫人据说善于“人鉴”,即俗话说的会看相识人。宗棠贫穷的时候,是王太夫人看中了他,认为是非凡人才,所以富家收了穷女婿。侍女陪嫁也是她的意思。她认为女儿将来子息艰难,这个侍女体格健壮,倒可能多生儿子。当时的社会普遍希望多生男孩。宗棠在妻子和岳母的劝告下,纳下了侍女为妾,这就是后来的张夫人。当时家中称她为“姨”,多年后改称“老姨”。直到30余年后,周夫人去世,才扶正为夫人。从前周夫人操劳家务,十分辛苦,张夫人嫁后,就将家中柴米油盐、浣洗、缝纫所有家务都一手揽过来,让周夫人能多休息。第二年(道光十七年)周夫人又生了一个女儿孝璇(字少华),张夫人早一个月也生下一个女儿孝琳(字湘嫩)。又隔了9年,周夫人才生下第一个男孩孝威(字子重),这也是她的最后一个孩子。隔了8个月。已经是次年(道光二十七年)了,张夫人也生了一个男孩孝宽(字子厚)。周夫人体弱,没有奶水,两个男孩都由张夫人哺乳。每次她都先将孝威喂饱了,然后再喂孝宽。张夫人以后又生了孝勋(子建)、孝同(子异)两个儿子,真是应验了王太夫人的人鉴。张夫人始终敬重、奉侍周夫人,周夫人也始终爱护这位老实贤惠的妹妹。她们的感情保持了一生。